

寫作研究

第二輯

西北文藝社編



西北人民出版社

西北文藝叢書

寫作研究

第二輯

紀葉等著

西北文藝社編

西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西安

書號：0351

寫作研究

第二輯

著者：紀 葉 等
編者：西北文藝社
出版者：西北人民出版社
（西安西五路138號）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西安廠
（西安青年路202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西北總分店
（西安惠靈坊正新巷8號）

1—4,800

一九五二年一月初版
定價：（甲）5,300元

前言

在廣大讀者的不斷督促和文藝界朋友們的熱情鼓舞之下，「寫作研究」第二輯終於和大家見面了。

本輯選入的文章，總共三十二篇，其中包括編者所寫的讀稿隨談、作者所寫的創作經驗、讀者所寫的對於某一篇作品的讀後感，以及關於創作態度、創作方法、創作思想等問題的專論或作品評介，又附錄了與批評論文有關的四篇原作；此外，我們特意選載了西北文聯創作之家兩次文藝月會座談會紀錄，及三篇談知識分子與民間藝人合作問題的文章，並把它們排列在卷首，這算是本輯的一個特點。

兩次文藝月會座談會，討論了好多作品，針對着目前文藝創作上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和作了比較深刻的分析，經過反覆討論，各種不同的意見逐漸取得一致。這兩個座談會紀錄，不特對一般初學寫作者有指導作用，即就某些專門文藝工作者來說，也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當這兩個紀錄在「西北文藝」和「羣衆日報」陸續發表後，很多初學寫作的朋友們給我們來信，建議把它選入「寫作研究」。現在遵照大家的意見，把它排列在本輯卷首，希望大家重視這兩篇東西！

我們已經發現和培養了好多能編能唱的民間藝人，他們具有「真實的情感、豐富的生活和感性的認識」。知識分子和民間藝人合作，一方面可以幫助藝人寫出東西，另一方面也可以改造自己的思想

感情，這種做法是正確的，是應當大力提倡的；尤其是對一些缺乏羣衆生活、思想感情還和羣衆有很大距離的初學寫作的朋友們來說，更應當重視這個問題。本輯所選沈石等同志關於「知識分子與民間藝人合作」問題的三篇文章，是他們這幾位同志在這項工作中，獲得的一些寶貴的經驗，是值得大家參考的。

「使『寫作研究』的內容更充實一些！」這是我們的主觀願望；但是目前由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還不能很好地完成我們這種願望，而且在某些地方還可能有錯誤。希望大家讀了這本書，多給我們提些改進的意見！

編者一九五二·十一。

目錄

前言	編者(一)
關於歌頌毛主席的幾首詩	沙陵、田奇記(一)
高敏夫同志的幾首詩作	太陽、沙陵記(一六)
編「張玉瑛」的經過	王老九(三三)
我們這樣同王老九合作	山川、洛河、曉山(三六)
談與工農作家合作	汶石(四〇)
我怎樣和謝茂恭合作編快板	李興運(四五)
談創作態度	紀葉(四八)
形象與概念	紀葉(五二)
談談大衆詩歌	王玉胡(五六)
談談歌詞的寫作	馬英(五九)
多多積蓄語彙	汶石(七二)
大鼓書詞創作上的諸問題	匡扶(七七)
漫談書詞創作	沙陀鈴(七八)
以加強愛國主義思想來表現抗美援朝主題	王立德(九二)
關於表現愛國主義	董得理(九五)

讀「爸爸趕麥場回來」

燕 風 (九八)

怎樣集中表現主題

士 增 (一〇一)

附：黃任 (吉修)

應當寫出農民的鬥爭性來

王立德 (一〇七)

我怎樣處理和修改「過年」這篇稿件的

士 增 (一一〇)

附：過年 (史均翰原作
士 增改作)

如何寫老幹部

向太陽、蘆 萌 (一一五)

描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點認識

丁 明 (一一八)

「放哨」讀後

黎 甦 (一二一)

「詭辯」讀後

楊 興 (一二三)

附：詭辯 (李興運)

對「牛道士的下場」的意見

霍宏儒等 (一二九)

附：牛道士的下場 (賈奇波)

我對「航空員之歌」的一點淺見

尚 繼 征 (一三六)

集體創作中的幾點體驗

劉 斌 (一三九)

在寫作上我的幾點體驗

艾克恩 (一四二)

我寫詩的一點收穫

黎 甦 (一四四)

我寫詩的檢討

秦 力 (一四九)

學習新文藝的一點認識

英 明 (一五一)

關於歌頌毛主席的幾首詩

田沙
奇陵 記並整理

——西北文聯創作之家第一屆文藝月會座談會

出席人：戈壁舟、王老九、王繼洲、王繩武、白龍、田奇、向太陽、沙陵、李尤白、胡采、高敏夫、高平、張季純、傅英、裴然、鄧伯奇、黎甦、譚吐、蘇一萍。（以姓氏筆畫多少爲序）

討論作品：

一、「咱毛主席偉大無比」（西北文藝第二卷第四期）、「毛主席」（羣衆日報七月十日）。作者戈壁舟。

二、「永遠跟着毛澤東」（羣衆日報六月二十九日）。作者柯仲平。

三、「毛主席」（羣衆日報七月八日）。作者高敏夫。

四、「歌唱毛主席」（羣衆日報七月八日）。作者王老九。

五、「毛澤東頌歌」（人民文學第四卷第三期）。作者袁水拍。

六、「光榮歸於偉大的毛澤東」（人民文學第四卷第三期）。作者阮章競。

主席（戈壁舟）報告：今天的會主要的是討論發表在「人民文學」、「西北文藝」、「羣衆日報」上的幾首寫歌頌毛主席的詩，希望大家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發表意見，把我們這個會開好。

戈壁舟：我有初步的一點意見：希望大家先來討論我那兩首詩。因爲發表在「西北文藝」上的「咱毛主席

席偉大無比」，羣衆日報副刊編輯和其他同志都提出意見，主要的一個意見是說把羣衆歌頌毛主席的比喻推翻了，其次如用「千里眼」「順風耳」的比喻不妥當。

譚吐：我先來談談。對戈壁舟「咱毛主席偉大無比」這首詩的意見原先是我提出的。這首詩裏的一個大的問題就是比喻不妥當，尤其最後兩段，將毛主席身體上的各部分分開來，如說毛主席的腦筋是最好的腦筋，我讀到這裏，很反感，對人民領袖這樣來歌頌，很不嚴肅。第二點，人民在過去反動派統治年代的苦難中，只有信賴神，菩薩，而解放後，接受了新的思想教育，菩薩、神已不是他們所信奉的了。因而，他們在歌頌人民的領袖毛主席的偉大時，通常都以自然界最光明，與人們有直接關係的、最具體的太陽作比喻。而戈壁舟同志在這首詩內却用菩薩來對比毛主席這是不妥當的。第三點，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毛澤東思想是有世界意義的，它對現在的東方和世界以及將來的世界都有很大的意義，在詩裏面用文字去肯定「毛主席是亞洲第一人」，這一點也是有商榷的必要的。

另外有人所提的把羣衆慣用的歌頌毛主席的「燈塔」、「舵手」的比喻否定了，這一點我是這樣理解的：其實作者原意倒不是否定羣衆用過的對比形象，主要的是作者想以此作爲更深入一步的去比喻毛主席的偉大。這種比喻我不認爲是一種最好的比喻。第四點，我也同意這首詩只在比喻上做文章思想性差，且有堆砌的現象。如前面是「五湖四海都在歌唱毛主席」，後面又是「三山五嶽、天南地北、黃河長江都在歌唱毛主席，豈不是一樣的意思嗎？」「北斗星照不出夜霧前的晨光」和「北斗星照不出夜霧前的希望」也僅僅在「晨光」、「希望」兩字上加以變換。我當時對這首詩提的意見就是這些。

高敏夫：戈壁舟同志的這首詩有兩種意見，剛才譚吐同志已把羣衆日報社的意見提出。西北文藝社既然

發表它一定有他們不同的看法，回頭胡采同志可以談談。我先發表我的意見：（一）首先我覺得璧舟同志那樣去歌頌毛主席不是把羣衆對毛主席歌頌的比喻推翻，而是更深一層的去歌頌毛主席，是一種加倍的形容法。所以我不同意那樣的理解，說是把羣衆歌頌毛主席的所有比喻都否定了。（二）用「千里眼」「順風耳」等形容詞去比喻毛主席的遠見卓識，以及和羣衆的關係，從這首詩通篇的氣氛看來，並不能說是對偉大領袖的歪曲，作者力求通俗化的意圖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三）把毛主席肯定的說是「亞洲第一人」是不合適的，同意譚吐同志的意見。（四）中國民間文藝中有一個傳統的歌頌和抒情的手法，往往愛從心、眼、耳、口、鼻去形容一個人的聰明才智，抒發自己對歌頌對象的纏綿情感，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我們爲什麼不可以？我想這樣歌頌是應該被允許的。（五）反覆的寫是爲了表示自己的激情和百唱不厭。如郭沫若的「鳳凰涅槃」裏的「火便是我，我便是火」「翱翔翱翔」「歡唱歡唱」等語句並不覺得堆砌，相反的可以顯示出作者奔放的激情來。

最後談談我那首「毛主席」。如果沒有羣衆日報社給我提出的意見，恐怕還不會寫成現在的這個樣子。因爲報社嚴肅地提出意見，經我再三地考慮，覺得很有助益。編者嚴肅慎重地提意見，作者也就會嚴肅慎重地修改的。當然有些意見還可以保留，但大體上說來我是贊成的。

譯吐：

我補充幾句。爲什麼我覺得璧舟同志反覆地用對比來歌頌毛主席會不好呢？主要的是不能從思想內容上去概括毛主席的偉大，表現毛主席的偉大。譬如發表在羣衆日報上的「毛主席」就較西北文藝上的「毛主席偉大無比」好一些，因它告訴了讀者毛主席領導中國革命勝利的偉大意義又告訴讀者新中國在毛主席領導下將要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前途。這就比較能够概括毛主席的偉大。

幾位同志的「毛主席」一詩中，第二段最後的一部分完全是重複前段中的詩句。據他說這是抒情詩的反覆抒情。我不大懂得這點，也很不喜歡。

胡采：雙舟同志的那首詩，就整篇來說，比喻不安，思想性不強，缺乏力量，有形式主義的傾向。但在政治上沒有問題，就是說應當和內容上反動的東西分開。因此，我們編輯部同意發表。發表出來，大家研究。我覺得這首詩的主要缺點是沒有把毛主席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偉大貢獻，他的思想行動的光輝和偉大的革命精神概括起來，沒有從這樣一些方面去下功夫，却只從空洞抽象的比喻上去做文章。大概是雙舟同志覺得一般套用現成的「毛主席像太陽」一類的比喻成了一般化，雙舟同志希圖別開生面尋求一些新的比喻。這種專門從文字上下功夫，而忽視了從毛主席偉大光輝的思想行動正面去寫的創作方法，是不妥當的。比喻不是不能用，在必要時，用得恰當，是會增加力量而生動明確的，但專門在比喻上做文章，就不對了。

王老九的「歌唱毛主席」雖有套用湖南某首民歌形式的地方，但它表現了農民在解放後新的生活實感和樸素的情感。柯老的「永遠跟着毛澤東」，是首凝練而氣派雄渾的詩，它表現出了千萬人對毛主席的熱烈的敬愛和信賴。詩人很集中的表現了這種敬愛和信賴的真摯感情，這是很難得的。寫歌頌毛主席的詩，只有不斷的學習毛主席思想，提高政治水平，從毛主席的革命鬥爭業績上去正面的概括地寫，才能改變我們目前一般歌頌毛主席作品中，所存在的那種貧弱無力的狀態。

向太陽：雙舟同志的「咱毛主席偉大無比」給人總的感覺是概念化。前面說：「太陽」、「燈塔」、「舵手」是不是比用領袖的偉大，在後邊又比擬了「千里眼」、「順風耳」，其實前後兩種比喻都是統一的，後者並不高出前者並且又沒有什麼性質上的區別。「千里眼」、「順風耳」，「

菩薩」等同樣是不能比出毛主席的偉大的本質來，而且是更把毛主席形象成神一樣。說「毛主席是亞洲的第一人」仍是空洞的，究竟怎麼樣偉大，整篇始終未寫出來。

李尤白：主要的是沒有通過形象，給人的感覺是不確實。而王老九的詩就比較好，因為他通過具體事實，反覆的寫，覺得生動，有感染力。說雙舟同志的比喻是否定了羣衆的比喻，這樣的去理解我是不同意的，若說只是在比喻上拼湊而無內容，我是同意的。

張季純：這七首詩，在表現方法上，三首近於抒情，另外三首近於說明，柯老的一首，是二者兼備。在雄壯有力、深刻方面講，我喜歡柯老那一首。其次，有生活，有情感的是王老九的那首。戈壁舟的兩首比較起來，報紙上發表的說明性較多，很乾枯；「西北文藝」上那首「咱毛主席偉大無比」我覺得比報上的飽滿，生動。

我不同意對於「咱毛主席偉大無比」是從形式上兜圈子的說法。這首詩是用比喻抒寫情感，這種方法是可以採用的。字句的重複，並不是不集中，主要是看是否寫出了毛主席的偉大。我覺得還是寫到了，譬如：「只有咱毛主席呀，照化了人民心上的陰，照化了人民心上的冰。」；「掌住了新中國長遠的命運，掌住了新中國長遠的路程；領導了工農兵水手，把三十年的風險戰勝。」不是寫出了在毛主席偉大無比的英明領導下，全國人民翻了身，廣大工農得到勝利了嗎。因此，我不認爲這首詩有脫離政治的傾向。這首詩的缺點主要的是沒有把新的東西寫進去。對第九、第十兩段，我同意譚吐同志的意見，因為那兩段沒有充分的說明問題，可以不要。至於說到這種比喻就推翻了羣衆的比喻，我覺得是不恰當的。我們既要注意內容的革命性，也要允許形式的多樣性。

羣衆日報上的「毛主席」，遠不如刊物上的好，情調很枯燥，顯不出豐滿的血肉來。譬如開

首一段是「天上的光明數太陽」，第二段是「春風一吹化寒冰」，第三段是「五穀糧食」，牽涉的範圍很廣泛，很不集中。其次像「毛主席把馬列主義中國化」，「共產主義的光芒在前面」就不如袁水拍同志在「毛澤東頌歌」裏那種直接的說明性反而簡單明瞭。阮章競同志的「光榮歸於偉大的毛澤東」缺乏具體內容，某些詞句非常攔不住推敲。譬如：「大地離不開太陽」，難道大地與太陽是長在一塊嗎？「草木永遠是向着春風」，難道一年全是刮着春風？到了秋天草木難道還是向着春風？「從古以來誰見過有今天這樣光榮？」古人已經去世很久了，當然見不到今天的光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崑崙山，山高接青天，永遠敵着勝利的自由鐘」，是崑崙山在敲自由鐘呢，還是「自由鐘」自己在敲呢？叫人難猜。「草木永遠是向着春風」，「我們永遠跟着毛澤東，永向着，永向着毛澤東」，前面「草木」二字與「我們」聯起來看，是以「草木」比擬着「人」是不妥當的。這些都說明作者不從內容上去強化主題，只以漂亮的詞彙來渲染，是不能叫人滿意的。敏夫同志的詩，在每段第二節的二十五行中，只有兩行字句不一樣，這樣的重複，既不是和歌譜結合在一起，對於報紙篇幅是很大的浪費。敏夫同志在這句上也有類似阮章競同志的地方，例如：「中國有了你，外來強盜，驅逐出去」，動詞和受事都不夠明確，應當修改一下。傅英：阮詩我看了幾遍，這首詩不够好的最大原因是在於思想內容貧乏，而不是用字、用韻、分行、分段上的恰當與否。這些我覺得都是次要的。在這首詩內雖然文采華麗，但只是浮光掠影，看不出新穎的思想內容。

戈壁舟同志的「咱毛主席偉大無比」其主觀的意圖是想突破一般人常用的「燈塔」、「舵手」、「太陽」一類的比喻，因為覺得諸如此類的比喻太一般化，不能提高。以這樣的心情去尋找較一般的比喻更新鮮的比喻，這種意圖很好，但戈壁舟同志未從內容上下功夫，只從比喻上下功

夫，也就是從技巧上來下功夫，那是沒有多大發展餘地的。我們都知道作家的作品不僅反映現實，而且要指導現實。假若作者的思想水平不出一般水平，如何指導現實？

鄭伯奇：大家都集中在談壁舟同志的詩，並且由於談他的詩引起了幾個問題，所以我先就壁舟同志的詩，談一談我的感想。我感覺到在他的兩首詩裏面，思想性都不夠強，情緒都不飽滿。「咱毛主席偉大無比」二首詩，企圖說明一切已有的譬喻都不恰當，但到後面又沒有更積極的說明，所以顯得空洞。詩人只在「無比」兩個字上做文章，所以顯得繁冗堆砌。羣衆日報上所登的「毛主席」一詩雖然前後不貫串，但如譚吐同志所指出，思想是有層次的，字句有些地方很精練。譬如「春風一吹化寒冰，毛主席一來百姓翻了身」，又如「毛主席領導開天地，開出個嶄新的中國來。」就拿最後的一段來說，這裏的四句也比原來的六句要強一些。至於由壁舟同志所引起的問題，我是這樣看法：第一，譬喻象徵都是可以用的，但也都是不得已而用的，所以總要大家容易懂，尤其是大家所習聞常見的。冷僻的，勉強的，不是大家喜聞樂見的，最好不用。譬如壁舟詩裏面的「順風耳」、「千里眼」，在羣衆的語彙裏涵義並不高尚，似乎有點神怪的意味，以此來形容領袖的耳目我認為不大妥當，這還希望大家再研究。第二，反覆是可以的，還在民歌裏很多，在古今中外的名詩裏面也很多。但首先必須有這樣思想情感：一是激情，如敏夫同志所舉郭沫若先生的詩的例子；再一個就是低回往復的情調。假使沒有這樣的情感，僅爲了反覆而反覆，那就使人覺得堆砌累贅凌亂，反而有傷形式的美。敏夫同志的「毛主席」一詩有點犯了這樣的毛病，我覺得反覆得太多了，使人讀了以後印象情感都有點亂。和他的詩同登在一張報紙的王老九同志的詩就是簡單樸素，明確有力。他的詩句句話都有實在的生活感情。尤其是最後四句最好。他說：「中國有了毛主席，山南海北飄紅旗。」這生動地寫出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他又說：「中

國有了毛主席，老牛要換洋機器。」這是概括地指出了農業工業化和社会主義共產主義的遠景。這些話都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而只是一個有覺悟的農民的生活實感。所以我認為王老九同志的詩是在歌頌毛主席的詩中的一首很出色的詩。歌頌毛主席的詩必須要高度的思想性和強烈的感情相結合。這兩者結合的密度越高，作品就越生動有力。在我們今天討論的這七首詩裏面，我以爲柯仲平同志的「永遠跟着毛澤東」是這樣一個最好的例子。他的詩那樣雄偉就因爲他有着高度的思想性和對於領袖的強烈的敬愛。他的詩裏面也講道理，但是那樣具體、概括、有力。他說：「毛澤東，把人民，當母親，毛澤東永遠是廣大人民的毛澤東。」又如：「人民跟着毛澤東，人民力量大無窮；無窮力量集中起，集中成了毛澤東。」這真是把毛澤東思想用詩的言語很形象很生動地說出來了。所以我以爲今日討論的這七首詩中以柯仲平同志的這一首詩爲最好，其次便是王老九同志的那首短詩。袁水拍的詩中，四句副歌很好。阮章競的詩造句生硬，又好用辭典，以爲頌歌是不適當的。

田奇：一篇東西的好壞要看它的政治性；同時也要看它的藝術性，兩者是不能分割開的。所以我不同意譚吐同志那種看法——說壁舟同志的「毛主席」比「咱毛主席偉大無比」好。我的看法：報上發表的「毛主席」是缺乏情感的，政治內容被裝在無血無肉的骨頭架上，感染力很差；而西北文藝上的「咱毛主席偉大無比」情感是比較飽滿一些，雖然思想性差一些，但它還有一定的內容。所以我的看法是有一定內容而情感較強的詩，比只有政治詞藻沒有感染力的「詩」好一些。我同意張主任（季純）的意見。

高敏夫：今天應多鼓勵作者去尋找和創造新的比喻，不一定固守成規。蘇聯作家把斯大林比作「鷹」，一定有他們的道理，我不能說不妥當，如果以我看，鷹又有什麼偉大呢？其次我覺得壁舟同志的

「毛主席偉大無比」並不是內容貧乏的，我覺得只要作者向讀者說明了毛主席的無比偉大就夠了。譬如新疆有一個維族的農民就有這樣一首詩：「把天下所有的樹變成筆，把天下所有的河變成墨水，把天下所有的人民變成作家，也寫不出毛主席的恩情。」這樣寫出了詩人熱烈的情感難以用文字寫出之貌，顯示出了毛主席的偉大無比，你能說它沒內容、空洞嗎？壁丹這首詩很受江布爾的影響，江布爾就說這也不能比斯大林，那也不能比斯大林一類的話，

胡采：作為農民羣衆或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當他們從國民黨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政治經濟上已經翻了身，他們用他們樸素的真情，來歌唱他們對於領袖的感激，那麼，雖然思想內容較空，但那種情感是可貴的。但作為一個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特別是作為一個黨員作家，如果他的作品也像普通羣衆一樣，不在思想內容上更進一步，總是那樣空泛地來確立主題，就是很不夠的。我們不能把一個黨員作家的思想狀態，降低到一般羣衆的水平。

譚吐：我們要求一個普通人民和要求一個黨員作家是不同的，剛才胡采同志的話我同意。同時，新舊時代也應區別開來。蘇聯作家歌頌斯大林，大都是說人民在歌唱。如「人民的心胸同聲歌唱」「從遠邊到那邊人民在歌唱」。我以爲在人民的時代，少用「五湖四海」「山川河流」而直接用人民來歌唱，比較更有力量。

胡采：新的發現和創見，應該受到鼓勵，這沒有問題。但尋求新的道路，主要的應從新的生活和新的思想內容入手，不要單從形式上去求比喻的新。對新的現實缺乏了解，對新的思想內容缺乏深刻研究，只從形式和比喻上下功夫，是不可能寫出真正新的東西來的。敏夫同志的所謂「新」，實質上是思想上的老一套，只在形式上和詞句上推敲出來的，仍是十分陳舊的。（敏夫同志插白：「請舉例說明！」）例子是可以舉的，比如，敏夫同志爲了改換已往對毛主席「像太陽」的比喻，

竟把毛主席說成是太陽的「兄長」。這思路不僅沒有離開原來老一套的軌道，而且正因為沒有從思想內容方面下手，單從形式的比喻着眼，竟寫出這樣不倫不類的字句來。

沙陵：高敏夫同志說作者應創造新的形象的語言這種意圖很好，一個作品的感染力強弱與否最重要的就是形象不形象的問題。新鮮的東西首先是作者在新的現實中，本身有新的思想情感，才會從現實生活裏發掘最能表現現實本質特徵的形象的語言，而不是作者的思想感情落於新的現實之後，主觀的去從陳詞爛調的文字去尋找，結果仍是在思想內容之外作文字堆砌。高敏夫同志的詩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這種現象，爲形式主義所困，我覺得形式的完整主要的是根據主題思想的深刻性與完整性，而高敏夫同志的詩只在形式上去講對仗，去押韻腳，如「五湖四海」、「揚眉吐氣」、「日月在天」、「江海在地」等，文字工整，但通篇讀過就覺得乾癟。除了文字的堆砌之外，又能找尋出什麼新的東西來呢？

壁舟同志的詩我讀過一些，「把路修上天」是他許多詩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但也就有停滯在這一個階段的現象，未能再提高一步，譬如最近發表的「咱毛主席偉大無比」，就覺得有些空，這首詩內用的比喻也不够妥當。我有這樣的一個看法：用比喻恐怕爲的是把抽象的事物給它明確而生動化吧？這樣使讀者在思想認識上更明確。但比喻在作品中不是主要成份，若重視和濫用了比喻，尤其用的不妥當時，其效果就減小或相反了。像壁舟同志用的「順風耳」、「千里眼」，「救命菩薩」這些神奇古怪的，不是現實中所存在的帶有迷信色彩的東西，這樣的作品就有些貧乏，也不够現實。其次像毛主席這樣偉大的人物的光輝思想行動，去用這些爲人民所摺棄的陳舊比喻去表現，根本是不恰當的，也是不合理的。我的意見不一定對，還請大家研究。

高敏夫：舊詞中也有很好的，很形象的語言，好的、適合於情況的，爲什麼不可以用？譬如「吹毛求